

苏家水调后人唱

水调歌头是苏轼钟意的词牌，在其它词作里时有提及，如“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虞美人 有美堂赠述古），“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菩萨蛮 买田阳羨吾将老），“菰黍连昌歆，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南歌子 游赏），他自己也填了四首。

写于 1076 的“水调歌头 中秋”是四首里名声最响流传最广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此篇时他为密州知州，中秋节怀念七年不得相见的弟弟苏辙，喝得酩酊大醉，酒醒后一气呵成。这首水调尽管是私情缘发，但字里行间传递出对人间万物的通悯情怀，有一种普世精神和近似信仰的理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此成为千古绝唱，打动，感染，滋润，启发了无数心灵。

1077 年兄弟俩在徐州共度中秋，分别后苏辙写了一首“水调歌头 徐州中秋”。他欢喜与哥哥中秋团聚，但好景不长，旋即分手，又不禁伤感。同样官场受挫，有志难酬，哥哥读词后不忍弟弟的悲情，和一首“水调歌头 安石在东海”，借古人之鉴开导鼓励后者，乐观潇洒，不羁功名的精神力透纸背。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洲。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与“水调歌头 中秋”不同的是，这首水调摒弃对天上人间的憧憬，直面现实，表达对官场的厌倦，归隐的向往，故乡的眷念，胞情的珍视，彼此的期许。“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兄弟俩身心相通亲密无间的感觉，读来让人动容。结尾的“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反用典故，与他在另一首给弟弟的词里表达的为官入世原则非常一致，即“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出看”（沁园春 马上寄子由），突出了苏公高洁的灵魂和君臣随缘的潇洒。

1080 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那屈居四年多，生活艰难，精神苦闷，经历了他人人生最低谷的阶段。但正是在黄州，以往那个志得意满风流倜傥的苏轼变成踏实快乐获取生命真谛的苏东坡。他从被命运不公对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褪去苦涩与悲愤，在山水和自然中寻求慰藉，寻找灵感，寻思人生意义，创作出不少传世作品，这里也应该包括他的另外两首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 昵昵儿女语”作于 1081 年。他在词序里说，当时在友人家听琵琶演奏，琵琶女演罢向他求词。他想起与欧阳修讨论欣赏音乐的话题时提到韩愈一篇相关的诗，于是据韩诗作此曲。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而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尖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这首词没有任何典故，以简洁的字眼，形象的对比烘托出一个琵琶手的演奏技能，是一篇音乐欣赏的名作。首先，琵琶演奏者细捻轻拢，营造出一对情人私语的场面，将听众带进缠绵的二人世界，像是一部交响乐里一段轻柔的序曲。几个回合下来，情侣之间说不断理还乱的胶着消失了，刹那间，调声突变，带来刀光剑影血战疆场的激昂。渐渐地，硝烟平息，幽声再起，带出一个空旷的世界。不一会，无垠的世界又有了生机，百鸟争鸣，一片欢乐。然后众声停歇，彩凤美音出场，那天籁般的声音时而辗转攀缘，时而急落直下，高低错落，丝丝入扣。随着琵琶者指尖的滑动，听众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情景，情绪完全受音乐支配，激动时如炭火在胸中燃烧，悲切时如冰块硬结在肠。就在人们听得如痴如醉不能自持时，琵琶女者断然停指，离座而去，奏者乐声断，听者心声乱。

“水调歌头 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作于 1083 年。当时苏轼的好友张偓佺也被贬谪到黄州，张在长江边安家后，陋舍茅屋旁边建了一个观景亭。苏轼兴致极高，赐名之外加赋水调。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这首水调以写景为主，诙谐幽默，流露苏公天真率然的个性；把恩师欧阳修的词句镶嵌在词里，彰显出他重情重义的人品；通过典故提炼出的两个历史人物做对比，反应他不为尘世所累，钟情山水的自在逍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成为后代不少中华男儿的座右铭。

苏轼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但因其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作品并不晦涩，我在学习苏词的过程中深有体会，如果排除典故及古代地名物名等必须掌握的知识，理解和欣赏苏词的门槛似乎不太高。苏公在用字上有几大特点，能轻松引领读者进入他要传达的意境。苏词里的文字和艺术魅力随处可见，这几首“水调歌头”里也有不少例子。

首先，苏轼善用叠字，同样的字前后重复既加强印象，便于记忆，减少一定的认知难度，也有白描般的写实效应。“昵昵儿女语”里的“昵昵”二字用得非常形象，两个情侣之间的私语，也许在传情，也许在诉别，也许在争执，但无论如何都不希望被他人听到，那种排他性由这两个叠字给传递出来。我第一次读到这句时立刻回想起几十年前的上海。跟全国各地一样，大上海也是几代人共住一个房檐下，鲜少有单独的房间供情侣独处，于是，黄昏时分的外滩吸引了大批谈恋爱的年轻人。那个时候能源不足，灯光照明黯淡，马路上灯黄黄的暗暗的，晚风袭来，黄埔江水的漂白粉味直扑鼻翼，昏暗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浪漫，尽管这浪漫不甚甜蜜也不大舒服，那一对对情侣摩肩擦踵地挤在江边护栏前，要把窃窃私语留在两人之间还真需要“昵昵”这样的方式。

其次，苏轼敢在通篇不过几十字的一首词里重复使用同一个字，读来不觉累赘，反而体会到重字的动感，乐感和质感。一首写听乐器演奏的词，用“泪”字突出情绪被渲染的程度再形象不过，在“昵昵儿女语”里两处用到“泪”字。“恩怨而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双方争执不下，一方发出呜咽，一方潸然泪下。在恋爱场上冲过锋陷过阵的人都知道，语言表达不出最强最深的爱恨情仇，多少

心痛心碎和心酸都是无以言表。结尾处又来一个“泪”，“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同样的“泪”字，意思则有不同，这里描写的是音乐带来强烈的情绪波动，听众不能自己，泪流满面，而弹奏琵琶的罢演而去，是让听众在音乐中忘我，还是不忍再加负重，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另外，两处地方用到“指”，上阕里的“恩怨而汝来去，弹指泪和声”表现的是男女私情，下阕里的“烦子指尖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表达的是多变的指法演绎出完全对立的情绪。两个“指”字前后呼应，强调琵琶者的高超指法。

再次，苏公对单调无色彩的数字也不回避，而是自然地使用在词中。悉数我学过的苏词，发现“一”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四首“水调歌头”里三首都多次使用了“一”：“快哉亭”里三处用“一”字，“安石在东海”和“昵昵儿女语”里都是两处用到“一”字。“一”字貌似简单，但巧用后效果丰富。在“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处把词人潇洒不羁的气质铿锵地蓬托出来，非常有力，也很有动感。”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里的“一”字，配上后面的量词“叶”字生动刻画出万顷波涛下一扁舟的渺小及无常。”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里的“一”字与其他数字相对应，造成反差和对比，而且极具音律美。

另外我也特别惊叹苏词里那些直白质朴的大白话，“安石在东海”里“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没有一个生僻字，读起来琅琅上口，前两句里的“我”“君”“醉”重复使用，和谐柔美，传达出非常温馨的意境。“中秋”里四处有“有”：“明月几时有”“不应有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字经苏风一吹，仿佛点石成金般变得光芒四射回味无穷，给通篇词都注入色彩和灵性。

在诗词里使用数字，叠字，重复字苏轼不是第一人，历代文学也产生了大量诗词达人，但经过千百年历史长河的洗涤，其人其文还能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并不多，东坡在此稳占一席。

此生我能学唱苏家水调，何其幸也。